

村路

□陈晓君

我想听孩子在村路上奔跑时噼里啪啦下饺子一样的声音,想听“吱吱嘎嘎”牛车滚过土路的声音,想听小驴叫一边“啾啾”叫一边“踏踏”的脚步声,想听鸡鸭鹅扇着翅膀“咯咯、喔喔、嘎嘎……”与孩子们一起奔跑着归家的声音,想听清晨河流一样汇集在村路上,又瞬息涌向村外的那些嘈杂的人声,想听暮色里高嗓门的母亲,找寻不知归家的孩子们吃饭的呼唤声,想听的声音很多很多……

可是现在,静悄悄的,什么声音都没有。这是一条从东头贯穿到西头的村路。此刻,笔直、清白的水泥路面上干净得可以比肩城市里的任何一条马路。但是我站在这里,却有些恍惚,总觉得少了些什么,或许是丢失了些什么,心里空落落的。

我在这条路上站了许久,安静了许久。这条路,如我一样许久的安静。路边那些人家紧闭的大门,门旁那些曾经承载着东家长西家短的本墩,此时,却被一种落寞笼罩着。仿佛昔日的喧闹、嘈杂都不曾存在过,可我知道,那路不会忘记!岁月可以老去,但是故事不会老。那些曾经在这条路上行走的脚,都被它深深地印在了泥土里。密密麻麻的脚印长出了根须,与这片土地紧紧地连接在一起。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丝变化,都会牵动着

那些远方行走的脚步。回头看了眼弟弟家漆黑的大门,那门旁的榆木墩,自从妈妈去世后,它便也老去了。弟弟、弟媳几乎常年不在家,即便回来了,哪还有闲情坐在这里与他们一样没有闲情的人们闲聊呢?微信、抖音、快手、头条、小红书等是永远也刷不完的。

这条村路如我家的老屋一样老。父亲在的时候经常念叨:就在老屋建成那年,村里倾全村之力,修筑了这条贯穿东西两个生产队的村路。从那时起,这条路便有了另外一个使命,那就是要成为一条纽带,连接着东西两个生产队二百七十户人家。事实证明,它不负使命,如今两个生产队早已合并成一个村子:营城村。

它作为村里唯一一条通向村外的道路,无疑成为村民们聚焦之地。春天,人们踏着它走进田野播种希望;夏夜,微风习习,一场电影让村民们快乐无比,这里成为人们瞭望世界的窗口;果香飘荡的秋天,当一车车玉米、高粱阅兵一样涌进村子时,这条路立刻厚重起来,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溢满丰收的喜悦;寒冷的冬日,顶着厚厚积雪的房屋就像一朵朵洁白的蘑菇云罗列在原野上,这条路便如一条白练悬挂在村子的中央,这里成了孩子们的天堂,滑冰车、打冰嘎、让寒冷的冬天热火朝天,这里是每个孩子快乐的童年。

老屋已老,老路也已老。老到它们都只能在我闭上眼睛时才会出现,睁开眼睛,已然是另一片天地了。它们还在吗?

突然,“啊——啊——”一阵驴子响亮的叫声从村东头穿透而来。我瞬间兴奋起来,我想脚下的路也同我一样兴奋吧,于是我们一起迎着声音向东张望着。远远地便见一辆驴车从村东头不紧不慢地向这边走来,近了——又近了,我已能清晰地看见驾车的人,瘦小、衰老,一身蓝色衣裤,肩上却已变成灰白色。此时,他也看见了我,“呼——”随着一声吆喝,驴车骤然停下。同时老人的眼睛忽然瞪大,那浑浊里居然透着惊讶,对,就是惊讶没错。然后那满是胡茬张大的嘴巴吐出的声音,竟像是从遥远沙漠里传来的,沙哑、陌生且熟悉,“你是老陈家的姑娘?”

“嗯。”我使劲点着头。“你是老二还是老三?”“我是老三。”他虽没认准我,但我的内心却也激动不已,他居然还知道我是谁家的孩子,这已经让我很满足了。“不容易啊,回家了就多住几天吧。”他的一个“家”字,让我瞬间热泪盈眶。

“你弟弟还在外面跑圈?”“是的,他还在外面拉货。”“你弟弟是个有本事的。”“这些年村里的人几乎都走出去了,您没想出去看看?”“我?不想出去,也出不去。”他说着,眼睛里那抹亮光渐渐消失,取代的是一片茫然。

这时一阵喇叭声响起。他跳下驴车,牵着毛驴尽量地往路边靠,并用身子护在毛驴头部。一辆农耕地,风驰电掣般呼啸而过。他讪讪而笑:“现在种地都机械化了,村里种地都用这样的机器,快着呢,一个人能种一个村子的地,我的驴是村里最后一头牲畜了,它和我一样都老了,没用喽。”他盯着那头毛驴,手轻轻地抚摸着,眼里极尽温柔。我有些恍惚,那布满老茧的树皮一样的手,一下、一下仿佛是要努力抚平着岁月的褶皱。

“真好,种地机械化了,人们再也不用那么累了。”我嘴上赞叹着,心里却莫名一颤,深深地看了那驴一眼。

“你还认得我是谁吗?”他突然问了这么一句。

“当然能认得出来,我家后院的叔叔。”说着,指了指路对面的那个小院。他满意地笑了。

望着那一人一驴一车离去的背影,一种孤独感在心头慢慢滋生。那已近垂暮的老人从蹒跚学走路时就在这条路上走,如今老得走路踉跄了,却依然还在这条路上行走。他的那些一起长大的童年伙伴呢?忽然又有些羡慕他。想想这些年,日子被我随意地丢弃在记得的和不可记得的地方,而别处的风雨也在我的脸上留下抹不去的沧桑。有时就想,是不是我也可以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?可是外面世界的诱惑是那个青春能抵抗得了的呢?

同样,这条路的牵挂又是哪个游子能够不魂牵梦绕的?相信那些远去的脚会如我一样,在离开家乡时,悄悄地把一截目光安放在这条村路上的某个角落。然后,在某个梦里听着它讲述着在这条路上发生的故事:有欣喜、有骄傲,也有失落。欣喜家乡人们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,骄傲家乡农耕实现了现代化,失落于那些越来越多出走的脚。深深感到这条路也越来越寂寞了。

俯下身去,轻轻地问,就像问候一位老朋友,或一位至亲:“如果我不走,我们都不走,你是不是就不会寂寞了?”

父亲的眼神

□贾玉新

我的父亲是位农民,1942年入党的老党员,49年前就去世了。父亲一生清贫,没给我们子女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,却留下了刚强不屈的性格,坦荡为人的品性,躬身前行的足迹,还有那充满着智慧和坚毅的眼神。

人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,这话一点不假。父亲的眼睛虽然不是很大,但是,清亮的瞳仁里,却始终透着一种睿智、和善与坚韧。父亲性格温和,很少对我们子女颐指气使,更没有对我们动过手。父亲平时不大爱言语,对我们的行为满意或不满意,赞成或是不赞成,很少用话语来表达,多是通过眼神来传递的。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打小就养成了从父亲的眼神里领会意图、按眼神示意决定行事的习惯。因为父亲的眼神传递的也是他“心灵”的指令。

记得我刚上小学那个学期,由于哥哥、姐姐和我同时上学,家里一下子拿不出七元五角钱的学费,母亲只好到邻居家去借钱。于是,哥哥就产生了辍学,到队里劳动挣工分补贴家里的想法。父亲知道后,像看陌生人似的,用锐利的眼神逐个看了我们一遍,嘴角抽动了几下,磕了磕烟袋里的烟灰,站了起来,留下了一句“不上学,能有什么出息”的话就上工去了。从父亲的眼神中,我们感悟到了父亲对我们的深切期望,坚定了我们兄弟姐妹家里再困难也要读好书的信念。从那以后,哥哥就经常领着我们捡废品换钱,靠勤工俭学,各自都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小学、中学,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,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
1973年的秋天,父母到位于辽东半岛的军营看我。父母饶有兴致地参观了班

排宿舍,观看了我们的队列、投弹、射击训练;到连队的菜地帮着生产员拔草、间苗;手把手教炊事班的小战士发面、蒸馒头。年迈的父母,亲眼看到了我在连队的学习、训练、生活情况,心里踏实了,放心了。在连队度过了几天开心的日子,就要返程了。火车要开动时,父亲从车窗里探出头来,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我,微微点了下头,摆了摆手。从父亲的眼神中我明白了老人家的意思:“别想家,好好干!”我从军十七年,父亲就来部队这一次。然而也就这一次,父亲盯着我那直直的眼神,让我懂得了怎样当一个合格的好兵。

时间过得好快,一晃两年多没有见到父亲的眼神了。再见到时候父亲已经是重病在床了。接到“父病危”的电报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,当时正是我所在的农场水稻即将开镰的时候,尽管处在农场大忙季节,场部领导还是给了我七天假,让我回去看望病危的父亲。在癌细胞的折磨下,父亲已经瘦得皮包骨,额头上的皱纹密密麻麻地堆积在一起;脸庞上的肉几乎瘦没了,两侧的颧骨高高地凸了出来;长长的灰白色眉毛有些杂乱,眼眶深深地凹陷了下去。平时清亮的瞳仁已有些发黄、浑浊。父亲生命的蜡烛已快燃尽,我忍不住地哽咽起来。父亲紧紧地抓着我的手,两眼一眨不眨地看着我,脸上溢出了一丝笑意。接着,抓着我那只青筋暴突的手用力地握了握,目光转向了对面墙上毛主席的挂像上……

如今,几十年过去了,每当我回想起父亲那充满智慧和坚毅的眼神,心中便涌起无尽的敬意和怀念。那眼神,如同明灯一般,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,也永远铭刻在我心间。

□曹丹

气候,根系发达。蓝花楹因绿荫如伞、叶纤细似羽、花朵蓝艳而极具观赏价值。另外,因其木材纹理直、质软而轻、易加工,可作家具、板材等。如此美丽又极具价值的花,着实让我青睐。

次日午后,我们从住处打车前往昆明市五华区政教路的蓝花楹主题公园。因车辆多且拥堵,在司机的建议下我们提前下了车。还未到地方,我便已嗅到空气中弥漫着的淡淡香气,远远望去,只见一条望不到尽头的路中间人头攒动。目之所及皆是淡淡的蓝紫色,玲珑剔透,如梦如幻,天空被渲染成了蓝紫色,阳光亦是蓝紫色,甚至连游人都仿佛变成了蓝紫色。

我们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前行,那一树树花开,让我想起了紫霞仙子的传说。我好想摸摸它那可爱的花瓣,近距离地欣赏它的模样,可它实在太高了,让每个想亲近它的人都难以企及,唯有抬头仰望。或许这正是蓝花楹的高贵之处,它虽高不可攀,却似谦谦君子般,将一簇簇花朵谦逊地向四周垂下,仿佛在向游人频频招手致意。

微风拂过,花香袅袅,花儿飘摇,美得令人沉醉。人们纷纷举起相机,拍下蓝花楹不同角度的美,希望将这梦幻般的景象带给亲友,和她们一起感受南国别样的美好。拍够了花树,该拍人了,她们选好花开旺盛的树作为背景,不停地按快门。我站在马路中间,将戴着鲜花手串的手高高张开,在蓝紫色的树影下抓拍……

蓝花楹,如此美丽的花,谁不爱呢?有着蓝花楹盛开的美丽城市,谁又能不留恋呢?当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云南回到东北后,我的心空落落的。虽然我的城市也有桃红柳绿,此时也正在鲜花盛开,但那一树树、一簇簇美丽的蓝花楹,仍时常出现在我的梦中,一段时间内她几乎占据了我的心。我喜欢高贵的蓝紫色,我多想将那树一树的蓝花楹移植到我的窗前……



水墨故乡

□花瓣雨

绿皮火车驶向远方
那里,花海像星星闪耀
时间的齿轮快速转动
把所有的远方慢慢向视野拉拢。从此
他乡只在一步之遥

“看得见山,看得见水,记得住乡愁”
是留在时光里的约定
他们仰望曙光,剥开云层温暖山乡

沐浴晨光,迎着春风
他们手握拳头,劈山开路
他们高举火焰
点燃山川与河流

村落古朴素真
四线港的水杉迎风招展
捧出蓬勃的葱绿

花香,顺潮流水飘向远方
一个乡村振兴的传奇口口相传
那是田埂路,稻花香里
说丰年的愉悦

缤纷夏日

□简然

粉嫩的紫樱花瓣
摇曳在春天的最后节点
夏日到来了,已经感觉到了
白日里,柔光普照,天空一碧如洗
夜晚,望舒朗朗,植物拔节有声
柔甲泛青,山峦翠微
万物都在明媚和温润里生长

生长的蓬勃和快乐
和我按捺不住的欲望一起
飞向遥远的地方
在路边的林荫小憩
只为铭记一场相遇
山林的静谧,市井的喧嚣
也只为过往的熟悉
有多少关于生命的联想和期待啊

美好的季节里,编织梦想
放入不安分的心情
连同我的所有的欲望、快乐和期待
写入诗篇
送给夏日

懂头上是什么东西在嗡嗡地叫,每回看见都吓得惊慌失措。句子上三伏天也是凉爽的,人多的地方热,草木多的地方凉快,巡线人不喜欢热闹,他喜欢在寂静的旷野上什么也不想,或者胡思乱想,他喜欢掐一根青草放在嘴里咀嚼,那里面有自然的味道。

巡线很苦但也很意思。夏天被露水打湿裤脚;冬天大雪窠子深可没膝,从里面拔出来时,鞋里、裤腿里全是雪;钻苞米地总是被锋利的苞米叶子划破;扎破手指就用土止血;脚上的血泡只能自己破开,自己干瘪,然后粘在袜子上。他在雪地上看见过狼的脚印,在草原里遇到过狐狸和野猪。他熟悉苞米秆上的鸟米;几乎总是最先看见山坡上的杜鹃花,那时冰还没化,柳树还没发芽。天上的白云仿佛战场,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,战士们一会冲锋,一会卧倒,有一匹马想冲出阵地但没有成功,它的腿被地雷炸了,身子栽倒在战壕。他在清风中越走越开心,竟从心里流淌出几句诗:

铁塔的影子落在树林的喜鹊窝里
两只鸟相互对望
对于虚空之物
它们总是怀有幻想
巡线人不知道这算不算诗,总会有几句莫名其妙的句子偶尔在他的巡线路上闪现,真的就像铁塔的影子。他掏出巡线手册把它记下来,他要拿回去问问老伴,这算不算诗。

蓝花楹

蓝花楹,这是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啊!犹记得初次与它邂逅,那瞬间便有一种似曾相识且怦然心动的感觉。

走出昆明长水机场,首次踏上这片红土地时,我便被那绽放嫣红的景象深深惊艳到了。早有耳闻昆明冬无严寒夏无酷暑,四季如春,享有“春城”的美誉,各类花卉对其更是钟爱有加,在这片土地上蓬勃生长、争奇斗艳。

坐在车上,我透过明净的玻璃窗向外张望,大路两旁高低错落的常青树种种类繁多且郁郁葱葱,花卉色彩缤纷。其中有一种花格外吸引我,它有着高大笔直的树干,一簇簇蓝紫色的花在风中袅袅摇曳,风姿绰约。这花多像我窗前的那棵丁香花呀,可它又不是丁香,它比丁香树更为高大挺拔,花瓣更大,似喇叭,似风铃儿,蓝中带紫,紫中透蓝,在阳光下闪耀着蓝紫色的光,可爱至极。

司机师傅一边开车一边与我们闲聊。得知我们从长春来,他十分开心,话匣子也就打开了。原来他老家也是长春的,十多年前因工作来到了云南。他简要介绍了昆明的人文历史以及老百姓的生活状况,瞥见我正专注地看着窗外的树,笑着说:“我姨上次来昆明,看到盛开的三角梅,惊讶得眼睛发出光来。怎么我在家种在盆里的花儿,在这里变成大树了。”我们被师傅的幽默逗笑了。接着他又说道:“看到路边那棵高大的开紫色花的树了吗?它叫蓝花楹,是进口树种,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非常喜欢它。昆明有个蓝花楹主题公园,这几天花开得正旺盛,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看。”我牢牢记住了师傅的话,也记住了那一簇簇蓝紫色的花。

夜晚,躺在招待所的床上,蓝花楹那清丽脱俗、轻盈飞舞的模样又浮现在我的眼前,许久都挥之不去。于是我上网查询。原来,蓝花楹是紫葳科蓝花楹属的落叶乔木,原产于南美洲巴西,在中国广西、云南、福建、台湾等地有栽培。它性喜阳光充足、温暖且多湿的

巡线人

巡线人笑容沉静,如林子里的溪水。他的笑不出声音,电线杆也不说话。

巡线人总在心里对电线杆说话,有时讲自己的身体,这段时间膝盖酸酸麻麻的,估计是要下雨;有时说他老伴总是包饺子,连着吃了五天,今早起来还要和馅;也说他在外地工作的姑娘,一个人在家里养了二百多盆花……他这些话全被电线听到了,它还把它们传到了千家万户。可是巡线人并不知道。

有一次,他在草原上遇到一个毡房,巡线人进去要点水喝。年轻的女牧民说,我认得你,小时候我就在草原上

看见过你,这些年你的模样没怎么变。她说这里是她家的夏牧场,她们刚住下不久。她家的墙上挂着画框,成吉思汗有点面目不清了,还有一个小镜框,全放合影。她、男人,她、孩子、男人,他们全都笑呵呵地看着巡线人,每个人的牙齿都整齐洁白,好像真的认识了他很久。毡房里的节能灯闪烁不定,电源来自支在外面的光伏板。巡线人对她家棚上挂着的那盏马灯十分好奇,那可是个老物件了,灯罩是玻璃的,已经污黑油腻,罩子四周是交叉的铁丝护具,装灯油的铁盒是灯的底座,有柴油味儿。小时候,他在姥爷家看见过一盏同样的灯,那时候已经不怎么用了,村里早就拉了电线,这个东西给姥爷擦得锃亮地放在柜盖上,权当摆设。没想到在这里它还在使用。女牧民伸手拧亮了马灯,灯光穿过昏暗的空间洒在她的头发上,仿佛斑驳的岁月回到了这间毡房,往事像花一样次第绽放。

刚巡线那会儿,这条线路还是A形的水泥杆,那时每次巡线他都要用粉笔在杆上画一个符号,有时是数字,有时是拼音字母,有时是像万字纹那样的一

□小白

个符号。一路写下来粉笔灰把头发都染白了。他还记得第一次到这条线路中间的变电站时,有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值班员看着他的头发哈哈大笑,然后问他饿坏了吧?那天,他给巡线人蒸了一小盆带肉末的鸡蛋糕,上面还撒了一层葱花。哎哟!那个香啊。后来他们成了朋友。

现在他不用在线上画粉笔字了,这条线路已经换成铁塔,可巡线人的头发真的白了。他身上还穿着和过去一样的迷彩服,始终和田野里的草木保持着统一的颜色。山野是草木的家,山野也是电力线路的家,他只是个路过的人,所以要保持谦逊。没有人比巡线人更沉默,他鼻子和额头的轮廓有点像外国哪个哲学家,眼睛里藏着思考的光芒,似乎不用把这条线路走完就可以得出一个精彩的结论。而事实上他什么也没想,他的目光完全专注在蓝天下的这条线路上,他知道它们也在看着他。他们的话都在嗡嗡的电流里,这些话可能只有来自草木的清涼空气能听懂吧,它们是来自自然的声音。几头老牛惊讶地看着半空中他放飞的无人机,它们不